十誦律/卷第 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十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四十(第六誦之五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明雜法之五

佛在舍衛國。有一婆羅門生女，面貌端正顏色清淨，顏色清淨故，名曰妙光。此女生時，相師占曰：「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。」諸人聞已，女年十二無有求者。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，常入海採寶。是估客於樓上遙見是女，即生欲心，問餘人言：「是誰女？」答言：「是某甲婆羅門女。」「有娶者耶？」答曰：「無也。」「有求者耶？」答曰：「未也。」又問曰：「何故無人求耶？」答曰：「此女有一過。」「有何過？」答曰：「此女生時有相師占曰：『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。』諸人聞已，女年十二無有求者。」時估客作是念：「除沙門釋子，無能強入我舍者，沙門釋子亦無是過，我當娶之。」即往求娶女。到舍未久，諸估客結伴欲入海中。彼國入海法，要得曾入海者，若自不肯去，要強將去。時估客喚守門者作是言：「我欲入海，莫聽男子強入我舍，除沙門釋子。沙門釋子亦無此過。」答言：「爾。」作是語已便去。後沙門、婆羅門於其舍乞食，是女見已語言：「共我行欲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如是舍，未曾往者不應往，若往者不應坐。何以故？此舍必有非梵行過故。」此女後得病，於夜命

終，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死人處。時有五百賊，於此處行，見是死女，即生欲心便就行欲。行欲已五百人去。是女以先語沙門、婆羅門：「共我行欲。」因緣故，墮惡道，在彼國北方，生作婬龍，名毘達多。

佛在王舍城。有比丘病癰，往語耆婆：「治我此病。」耆婆答言：「膃令熟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未聽膃熟。」諸比丘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膃令熟。」耆婆又言：「應破。」答言：「佛未聽破癰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破。」耆婆又言：「應捺去膿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捺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捺。」耆婆又言：「應著食膿物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未聽著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著種種治膿藥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王舍城，一月大祠耆梨龍。爾時諸人於王倉庫中出物，辦具種種飲食與一切人。時處處多有人來集，或有人胸凹、或有人胸凸、或有人脚似象脚、或有如馬脚，又似象耳馬耳、或耳如箕。如是似象馬人眾多男女大小，皆滿其中甚大歡樂。時客觀中多有四方諸估客來。王作祠時，不取稅故，亦無禁限，度者不稅行不須送。此祠有少日在，諸估客各作是念：「此王不一時稅我等耶？」祠未竟即去。於後祠竟，諸人各還本處，時凹胸、凸胸、象脚、馬脚、象耳、馬耳、如箕耳者悉住。後日往諸多人處、天祠處、沙門、婆羅門處遊行。爾時六群比丘弊惡故，好沙彌弟子不在邊住，以二事故：一者犯戒、二者畏令我等犯戒。時六群比丘見如是人已，作是念：「我等若度餘人，必捨我去；今當度此，無教去者。」六群比丘往語彼人：「汝等何不出家？」答言：「我等如是，誰當度我？有能度者我便出家。」時六群比丘言：「汝能為我守舍、與我迎食、能擔鉢者，我當度汝。」六群比丘即度此人，若有請佛及僧處，先遣持鉢去，以二事故：一者行遲、二者羞共行。諸外道見已呵諸檀越言：「汝等所供養者，是汝等塔者、汝等第一者、汝等先食者，汝等在前行者，汝等所供養者，正如是耶？」諸優婆塞聞已心不喜，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度凹胸人凸胸人、象脚、馬脚、象耳、馬耳、箕耳人。」種種呵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得度凹胸、凸胸人、象脚、馬脚、象耳、馬耳、如箕耳人。若度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長老優婆離有二沙彌：一名陀薩、二名波羅。當受戒時，沙彌陀薩語波羅言：「汝先受戒，我供汝所須。」波羅語陀薩言：「汝先受戒，我供汝所須。」時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得二沙彌一時羯磨受具戒不？」佛言：「得。應如是作。一心和合僧，是中一比丘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陀薩、波羅，優波離與受具戒，從僧乞受具戒，長老優波離作和上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陀薩、波羅受具戒，長老優波離作和上。如是白。

』白四羯磨。『僧已與陀薩、波羅受具戒，長老優波離作和上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！我等不知佛在何處說修多羅、毘尼、阿毘曇。我等不知云何？」佛言：「在六大城：瞻波國、舍衛國、毘舍離國、王舍城、波羅[木*奈]、迦維羅衛城。何以故？我多在彼住，種種變化皆在是處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耶舍與五百比丘，從憍薩羅來至舍衛國欲安居。時舊比丘客比丘共相問訊，代客比丘擔衣鉢。擔衣鉢時有大高聲、多人聲，佛聞是大聲、多人聲，知而故問阿難：「此僧坊內，何故有是大聲、多人聲？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長老耶舍與五百比丘，從憍薩羅國來至舍衛國欲安居。時舊比丘客比丘共相問訊，代客比丘擔衣鉢，是故有是大聲、多人聲。」佛語阿難：「汝往語耶舍等五百人言：『汝等作大聲故，驅汝等，不得舍衛國安居。』」阿難受教，往語耶舍言：「汝等作大聲故，世尊驅汝等，不得舍衛國安居。」爾時耶舍等五百人，即往婆求摩河邊聚落中安居。爾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遣我等，以大聲故，我等默然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默然。」時諸比丘睡，睡已共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等獨房住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獨房中住，獨房中住亦睡。」復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等眾住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眾住，眾住亦睡。」復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等水洗頭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水洗頭。」時諸比丘以手取水洗時不便，佛言：「應作器。」器大水澆衣濕，即便小作，小作不得水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得大、不得小，受一鉢羅、若一鉢羅半。」時作器無柄，澆時墮他頭上，痛惱垂死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施柄。」

有比丘坐睡，餘比丘以水澆，便言：「我不睡，何以水澆我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睡者不可信，澆者可信。有五法以水澆他：一者憐愍、二者不惱他、三者睡、四者頭倚壁、五者舒脚。」諸比丘故睡，共相謂言：「聽手敲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手敲。」有比丘坐睡，餘比丘以手敲，便言：「我不睡，何以故推我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睡者不可信，敲者可信。有五法以手敲他：一者憐愍、二者不惱他、三者睡、四者頭倚壁、五者舒脚。」

諸比丘故睡，共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等以匏擲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匏擲，擲已後日還歸。」後日諸比丘不知與誰？佛言：「歸本擲主。若擲主不在，與然燈者。然燈者不在，與執作者。執作者不在，應著堂中央地覆上。」著堂中央地覆上已還坐，坐已見餘比丘睡者，取是匏擲，彼言：「不睡，何以擲我？」佛言：「睡者不可信，擲者

可信。有五法以麁擲他：一者憐愍、二者不惱他、三者睡、四者頭倚壁、五者舒脚。」

諸比丘故睡，共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用禪杖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用禪杖。」時禪杖頭尖，築時壞安陀會。共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等以物裹杖頭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物裹杖頭。」時禪杖著地作聲，佛言：「下頭亦應裹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取禪杖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取禪杖時應生敬心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生敬心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兩手捉杖戴頂上。」有比丘坐睡，一比丘捉禪杖築睡者，睡者驚起立看，諸比丘默然無聲，即時迷悶躃地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比丘坐睡應起，看餘睡者，應以禪杖築，築已還坐。若無睡者，應出戶彷佯來入更看。若見睡者，以禪杖築，築已還坐。若無睡者，還以杖著本處已坐。」有比丘坐睡，餘比丘以禪杖築，便言：「不睡，何以築我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睡者不可信，築者可信。有五法以禪杖築他：一者憐愍。二者不惱他。三者睡。四者頭倚壁。五者舒脚。」

諸比丘故睡，共相謂言：「佛聽我著禪鎮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著禪鎮。」時禪鎮無孔，著時墮地。共相謂言：「佛聽我作孔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孔。作孔已以繩貫孔中，繩頭施紐串，耳上去額前四指著禪鎮。」諸比丘以繩絡頭後著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以繩絡頭後著禪鎮。絡者，突吉羅。」時禪鎮墮故睡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禪鎮一墮聽一舒脚，二墮二舒脚，三墮者應起行。」行時來往故相亂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如鵝法次第行。」行時下坐觸上座肩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下座行時不得觸上座肩。下座應在上座後行，不得近上座。」

諸比丘故睡，共相謂言：「佛與我等作時節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時節。」諸比丘共相謂言：「佛聽作兩時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兩時。」復相謂言：「夜作時節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夜作時節。」復相謂言：「聽我晝日作時節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晝日作時節。」復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等七日坐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七日坐。」復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等常坐禪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常坐禪。」

爾時聽作時節，兩時、夜時、晝時、七日時、常坐時，不嚼楊枝口中氣臭，共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等嚼楊枝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嚼楊枝有五利益：一者口不苦、二者口不臭、三者除風、四者除熱病、五者除痰癊。復有五利益：一者除風、二者除熱、三者口滋味、四者能食、五者眼明。」爾時便作時節，兩時、夜時、晝時、七日時、常坐禪時，不洗浴垢臭，諸比丘共相謂言：「佛聽洗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洗。」

爾時渠水流駛入者為水所漂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水中應施柱作障礙捉洗。」

爾時聽作時節，兩時、夜時、晝時、七日時、常坐禪時，諸比丘得無量知見、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。佛知諸比丘已得證，以是因緣集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彼處有光明。」諸佛在世法，歲二時大會：春末月、夏末月。春末月者，諸方國土處處諸比丘來，作是念：「佛所說法，我等當安居時修習得安樂住。」是名初大會。夏末月者，諸比丘夏三月安居竟作衣畢，持衣鉢詣佛所，作是念：「我等久不見佛、久不見世尊。」是第二大會。是時婆求摩河邊諸比丘，夏安居三月過作衣竟，持衣鉢來到佛所。佛遙見婆求摩河比丘來已，佛入初禪，婆求摩河比丘亦入初禪。佛從初禪起，入第二禪、第三禪、第四禪、空無想無作。婆求摩比丘亦從初禪起，入第二禪、第三禪、第四禪、空無想無作。爾時長老阿難，遙見婆求摩比丘來，即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世尊共婆求摩比丘語，令婆求摩比丘長夜安樂。」佛語阿難：「莫作是語。阿難！如我所知，汝能知耶？阿難！我遙見婆求摩比丘來時，我入初禪，婆求摩比丘亦入初禪。我起初禪，入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、空無想無作，婆求摩比丘亦起初禪，入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、空無想無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黑山土地有比丘，名馬宿、滿宿。在此處住污他家，皆見皆聞皆知，是比丘共女人一床坐、共一盤食、共器飲酒、中後食、共食宿、噉殘宿食、不受而食、不受殘食法食、彈琴鼓簧、捻脣作音樂聲、齚齒作伎樂、彈銅杅、彈多羅樹葉、作餘種種伎樂歌舞、著鬘瓔珞、以香塗身、著香熏衣、以水相灑、自手採華亦使人採、自貫華鬘亦使人貫、頭上著華亦使人著、自著耳環亦使人著、自將他婦女去、若使人將去；若令象鬪、車鬪、步鬪、羊鬪、水牛鬪、狗鬪、雞鬪、男女鬪、大男鬪、大女鬪、小男鬪、小女鬪，亦自共鬪；拍手蹈節、四向馳走變異服、飾馳行跳躑、水中浮沒、斫截樹木、振臂拍髀啼哭大喚、作嘯謬語諸異國語、躑絕返行如魚婉轉、擲物空中還自接取、與女人共船上載令作伎樂、或騎象馬、乘車輦輿、與多人眾吹唄導道入園林中，作如是等種種惡不淨事。爾時長老阿難，從伽尸國來向舍衛城，到黑山邑宿，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。阿難持空鉢入城，還空鉢出城。出城不遠多人眾集，阿難到彼問眾人言：「汝此土地豐樂、多諸人眾。今我乞食，持空鉢入，還持空鉢出。無有沙門釋子在此多少作惡事耶？」爾時有賢者名憂樓伽，在彼眾中，從坐起偏袒右肩、合掌語阿難言：「大德知不？此有馬宿、滿宿比丘，作諸惡行，如上廣說。大德阿難！是二比丘作此諸惡，悉污諸家，皆見聞知。」時憂樓伽賢者即請阿難將入自舍，敷座令坐，自手與水，多美飲食自恣飽滿。飽滿已洗手攝鉢，賢者取小床座，欲聽法故。阿難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，從坐起去向自房舍，隨所受臥具還付舊比丘，持衣鉢遊行向舍衛國。漸到佛所，

頭面禮足在一面立。諸佛常法，有客比丘來，以如是語勞問：「忍不？足不？安樂住不？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耶？」佛以如是語勞問：「阿難！忍不？足不？安樂住不？乞食不難、道路不疲耶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！忍足安樂住、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。」以是因緣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呵責馬宿、滿宿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共女人一床坐乃至謬語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得共女人一床坐。共坐者，突吉羅。不得與女人共食。共食者，突吉羅。不共女人一器飲酒。飲者，突吉羅。不得非時食。食者，波逸提。不得噉殘宿食。食者，波逸提。不得惡捉食。食者，突吉羅。不得不受食。食者，波逸提。不受殘食法食者，波逸提。內宿食噉者，突吉羅。不得彈琴鼓簧、不得齚齒作節、不得吹物作節、不得彈銅杅作節、不得擊多羅樹葉作節、不得歌、不得拍節、不得舞。犯者，皆突吉羅。不得著華瓔珞、不得著香瓔珞、不得香油塗身、不得著香熏衣。犯者，皆突吉羅。不得以水相灑。犯者，隨得罪。不得自採華及使人採。若自取、若教他者，波逸提。不得貫華鬘及使人貫華瓔。若自貫、使人貫者，突吉羅。不得自作華鬘、不得教他作。若自作教他作者，突吉羅。不得自貫雜華、不得教他貫。若自貫、使他人貫者，突吉羅。不得自作使到童男童女家、不得教他作使到童男童女家。若自到、教他到者，隨得突吉羅。不得鬪象、鬪馬、鬪車。不得合人戲、不得鬪羊、不得鬪水牛、不得鬪雞、不得鬪狗、不得鬪女人、不得鬪男子、不得鬪小男小女、不得自鬪、不得教他鬪。犯者，突吉羅。不得振臂、不得蹈節、不得空中擲物、不得莊面、不得走、不得跳。犯者，皆突吉羅。不得斬伐草木。犯者，波逸提。不得作倀行。犯者，突吉羅。不得哭、不得大喚、不得嘯。犯者，皆突吉羅。不得倒立、不得擲絕、不得如魚婉轉。犯者，皆突吉羅。不得弄鈴。犯者，隨得罪。不得共女人船上歌作樂。犯者，皆突吉羅。不得乘象馬車、不得乘人、不得作鹵薄入園觀中。犯者，皆突吉羅。不得祠火、不得謬語。犯者，隨得罪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迦羅梨比丘，往看鬪象、鬪馬、鬪車、相撲、鬪羊、鬪水牛、鬪雞、鬪狗、鬪男女、鬪小男小女，自往觀看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得往看鬪象馬乃至小男小女。犯者皆突吉羅。」（中二十法竟）

次明比丘尼法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，受八重法故，即是出家受具足戒，成比丘尼法；餘比丘尼當云何？」佛言：「應現前白四羯磨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與比丘尼作羯磨，諸比丘尼心不喜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

諸比丘，不應與比丘尼作羯磨。比丘尼還比丘尼作羯磨，除受具足戒羯磨、摩那埵羯磨、出罪羯磨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與比丘作羯磨，諸比丘心不喜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諸比丘尼不應與比丘作羯磨，比丘還與比丘作羯磨，除不禮拜、不共語、不供養羯磨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婦人為夫舅姑所苦惱故，出家作比丘尼。爾時為和上尼、阿闍梨尼，共住比丘尼所苦惱故，還作白衣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是諸不吉弊女輩，我等先是其主，中間作比丘尼受我尊重，今我等還受其尊重，無有決定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比丘尼一反戒，不復聽出家受具戒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長老摩訶迦葉，中前著衣持鉢，從耆闍崛山出入王舍城乞食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在大迦葉前趨行。大迦葉言：「妹！汝若疾行、若避我道。」即罵言：「汝本是外道，有何急事而不徐徐行？」大迦葉言：「惡女！我不責汝，我責阿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在比丘前行，若在前行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中前著衣持鉢行乞食。食後以尼師檀著左肩上，入安陀林中大坐一樹下，時有蛇來入女根中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大坐。若大坐，突吉羅。若展一脚坐，不犯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不聽比丘尼出比丘見聞疑罪；頗有因緣比丘尼出比丘見聞疑罪，不犯罪耶？」佛言：「無也！除語：『莫近惡知識、惡伴黨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教一比丘反戒，隨得罪；若教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令反戒，突吉羅。若比丘尼教比丘尼反戒，突吉羅；若比丘尼教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比丘反戒，突吉羅。若式叉摩尼教式叉摩尼反戒，突吉羅；若教沙彌、沙彌尼、比丘、比丘尼反戒，突吉羅。若沙彌教沙彌反戒，突吉羅；若教沙彌尼、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反戒，突吉羅。若沙彌尼教沙彌尼反戒，突吉羅；若教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反戒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以種種物誘餘比丘，得罪；若誘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若比丘尼以種種物誘比丘尼，犯罪；若誘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比丘，突吉羅。若式叉摩尼以種種物誘式叉摩尼，突吉羅；若誘沙彌、沙彌尼、比丘、比丘尼，突吉羅。若

沙彌以種種物誘沙彌，突吉羅；若誘沙彌尼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，突吉羅。若沙彌尼以種種物誘沙彌尼，突吉羅；若誘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向餘比丘暗唌，突吉羅；若向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暗唌，突吉羅。若比丘尼向比丘尼喑唌，突吉羅；若向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喑唌，突吉羅；若比丘尼向比丘喑唌，波逸提。若式叉摩尼向式叉摩尼喑唌，突吉羅；若向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彌、沙彌尼喑唌，突吉羅。若沙彌向沙彌喑唌，突吉羅；若向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尼喑唌，突吉羅。若沙彌尼向沙彌尼喑唌，突吉羅；若向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喑唌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輕比丘，突吉羅。若比丘，輕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若比丘尼，輕比丘尼，突吉羅。若比丘尼，輕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若式叉摩尼，輕式叉摩尼，突吉羅；若輕沙彌、沙彌尼、比丘、比丘尼，突吉羅。若沙彌，輕沙彌，突吉羅；若輕沙彌尼、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，皆突吉羅。若沙彌尼，輕沙彌尼，突吉羅；若輕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，皆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惡語向餘比丘，犯罪；若惡語向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若比丘尼，惡語向比丘尼，犯罪；若惡語向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比丘，突吉羅。若式叉摩尼，惡語向式叉摩尼，突吉羅；若向沙彌、沙彌尼、比丘、比丘尼，皆突吉羅。若沙彌，惡語向沙彌，突吉羅；若向沙彌尼、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惡語，突吉羅。若沙彌尼，向沙彌尼，突吉羅；若向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，突吉羅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到祇洹聽法，諸比丘敷敷具竟，多有殘在。諸比丘尼求敷具故苦惱，語比丘言：「大德已敷敷具，餘者借我等坐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敷敷具竟，殘與比丘尼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諸比丘敷敷具竟，殘與比丘尼坐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長老大迦葉，中前著衣持鉢，從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。偷蘭難陀比丘尼隨後來至，以肘隱大迦葉背。大迦葉言：「惡女！我不責汝，我責阿難。」是時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隱比丘背。若隱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著雜綵裲襠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著雜綵服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尼不應

著雜綵服。若著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尼，以雜色繩、猪腸帶、雜綵縌繫身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以雜色繩、猪腸帶、雜綵縌繫身。若繫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著細褶衣、著毗衣、著生起衣、著細踈衣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著四種衣。若著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故嚬呻，諸比丘尼問言：「汝作何等」？答言：「受觸樂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尼不應嚬呻。若故嚬呻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異比丘乞食，一時乞兩分：先乞者自食，後乞者還房與比丘尼。此比丘乞二分食，時天雨故，比丘尼不來，無人食此分，棄著僧坊內，眾鳥來集作大音聲。佛食後將阿難往至其所，佛見已知而故問阿難：「此中何以眾鳥來集作大音聲？」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異比丘乞二分食：前乞者自食，後分與比丘尼。乞兩分食，時天雨故，比丘尼不來，無人食此分，棄著僧坊中。以是因緣故，眾鳥大集作大音聲。」佛知故問阿難：「諸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食耶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！與。」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集僧已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與非親里比丘尼食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比丘不應與非親里比丘尼食。與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世飢儉乞食難得，諸比丘節日得食，多有餘殘。諸比丘尼求食不得生苦惱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汝等與我殘食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與諸比丘尼殘食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如是飢儉時，聽與比丘尼殘食。」飢儉世過至豐樂時，諸比丘如飢餓時與比丘尼殘食，諸比丘尼不受，作是言：「汝等殘宿，於我亦殘宿。汝等不淨，於我亦不淨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殘宿、比丘尼淨，比丘尼殘宿、比丘淨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問比丘尼遮道法，諸比丘尼羞不喜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問比丘尼遮道法，比丘尼應問比丘尼遮道法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問比丘遮道法，比丘羞不喜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問比丘遮道法，比丘應問比丘遮道法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與不能正語式叉摩尼受具戒。是式叉摩尼白佛言：「度我。」語不正故，便言：「塗我。」諸年少比丘尼笑之，是式叉摩尼羞故起去。以是事故，遂不復受具戒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有語不正式叉摩尼，餘比丘尼應代乞。代乞法者，一心和合比丘尼僧，代乞比丘尼應從坐起，偏袒右肩、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某甲式叉摩尼語不正，從僧乞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。僧當濟度與某甲式叉摩尼受具足戒，憐愍故！』第二亦應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某甲式叉摩尼語不正，從僧乞受具足戒，和上尼某甲。僧當濟度與某甲式叉摩尼受具足戒，和上尼某甲，憐愍故！』第三亦應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某甲式叉摩尼語不正，從僧乞受具足戒，和上尼某甲。僧當濟度與某甲式叉摩尼受具足戒，憐愍故！』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長老摩訶迦葉，雨時中前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隨後來至嗅大迦葉。大迦葉言：「妹！若在前行，莫嗅我。」比丘尼言：「大德先去。」復嗅不已。大迦葉言：「惡女！我不責汝，我責阿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嗅比丘。若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城中有一估客婦，夫行不在，與他男子私通，腹漸漸大。是婦怖畏夫故，即自墮胎，作是念：「無同心人持死兒去者。」愁守是兒。有一比丘尼常出入是家，中前著衣持鉢到是家，見婦愁憂，問言：「何故？」答言：「我夫不在，與他私通有娠。畏夫瞋故，即自墮胎，無同心人與我棄者。汝能與我持去不？」答言：「我能。若我持去，誰有知者？」即以死兒著一瓮中，一瓮蓋上持去棄屏處。時有年少戲笑人，見比丘尼棄瓮，共相謂言：「是所棄瓮中有何物？」即便往看。見死小兒，作是言：「諸沙門釋子作婬欲，令比丘尼生兒殺棄。」一人語二人，二人語三人，如是展轉惡名流布，滿舍衛城。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尼，不應為他棄死胎。若棄，犯罪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崛多生男兒，作是念：「佛結戒，不聽觸男子。我生男兒，不知云何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母自觸小兒，乃至未能離母，餘比丘尼不應觸。若觸者犯罪。若能離母，母觸者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崛多生男兒，作是念：「佛結戒，乃至一夜不應共男子宿。我生此兒，今當云何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乃至未能離乳得共宿，若能離乳共宿者，母得突吉羅。餘比丘尼共宿，波逸提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崛多生男兒，作是念：「佛說比丘尼不得獨房宿乃至一夜，須一比丘尼共房宿。我今云何？」是事白佛，佛以是事集僧，語諸比丘尼：「汝等與崛多比丘尼作獨房羯磨，若更有如是比丘尼者，亦應與作獨房羯磨。獨房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崛多比丘尼從坐起，脫革屣、偏袒右肩、右膝著地，作是言：『大德比丘尼僧憶念！我崛多生男兒，從僧乞獨房羯磨。僧與我作獨房羯磨，憐愍故！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乞。是中一比丘尼應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崛多生男兒，從僧乞獨房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崛多比丘尼作獨房羯磨。是名白。』白二羯磨。『僧與崛多比丘尼作獨房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，入出他家共作知識，諸居士婦語比丘言：「汝度我女令作優婆夷。」比丘答言：「我等手不觸女人。云何得度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慈愍心故，應度令作優婆夷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出入他家共作知識，諸居士言：「度我兒作優婆塞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我等手不觸男兒，云何得度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慈愍心故，應度為優婆塞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入出他家共作知識，諸居士婦語比丘尼言：「汝等與我少許弊壞衣，守護小兒故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汝等倒語，汝白衣應供養我等，云何反索？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慈愍心故，應與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多有諸貴釋種女，出家作比丘尼，露胸行乞食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露胸行乞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尼用覆脇衣覆胸行乞食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，獨入樂善園中，值賊剝脫裸形。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諸比丘尼入樂善園中，餘一切園中亦不得入。犯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男子前入池浴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在男子前浴，如婬女無異。」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僧，集僧已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男子前浴？從今比丘尼，不應男子前浴。浴者，波逸提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，深護佛法，以折伏語為諸比丘尼作羯磨：謂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下意羯磨。諸比丘尼輕慢言：「某是我和上尼、某是我阿闍梨尼，我從某僧中受具足戒。是老弊比丘尼，不知誰是其和上尼、阿闍梨尼？從何僧中受具戒？」瞿曇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僧，語比丘尼：「汝等莫惱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！瞿曇彌隨受八重法時，即出家得具足戒，成比丘尼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華色比丘尼，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。食後以尼師檀著肩上，入安陀林中敷尼師檀，在一樹下半跏趺坐。爾時有婆羅門兒，於比丘尼生貪著心，到比丘尼所言：「共行不淨事來。」華色比丘尼念言：「我若逆者，或強捉我。」語言：「小住！」問言：「何故但當小住？」是比丘尼即以神力，變內身為外身，婆羅門兒瞋言：「為我厭惡。」即以拳打頭，兩目脫出。餘比丘尼即以水器承眼，往詣佛所。佛語諸比丘尼：「當作誠實語，華色比丘尼於佛法中深心信樂，於佛法僧無有淨物於佛法僧而不施者，以此實故，令其兩眼還復如故。」諸比丘尼作是實語已，眼復如故。佛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比丘尼，不得住阿練兒處。若住，得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依放牧人住，以象聲、馬聲、男女聲、童男童女聲故，妨坐禪誦經。是諸比丘尼，早起著衣持鉢，到親里知識檀越家，諸居士問言：「汝安隱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安隱！何以故？我等近放牧人住，象聲、馬聲、男女聲、童男童女聲故，妨我等坐禪誦經行道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我為汝等作房舍。」比丘尼言：「佛未聽我等住房舍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尼起僧坊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共諸善比丘尼住，惱諸善比丘尼。諸善比丘尼，中前著衣持鉢，到親里知識檀越家，諸居士問言：「汝等安隱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安隱！」「何以故？」答言：「與助提婆達多比丘尼共住，惱亂我等。」居士語言：「我為汝等別作房舍。」比丘尼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別住房舍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尼別作房舍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喜在門外高處立看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門外高處立看，如婬女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諸比丘尼門外高處立看。若立看，波夜提。」佛既不聽門外高處立看，故便於窓櫺中看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在窓櫺中看，如王夫人、如大臣婦。」有比丘尼少欲知足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比丘尼，窓櫺中看？從今不得窓櫺中看。看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與式叉摩尼受具戒，問言：「汝是女耶？」答言：「我有二根。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是二根人不能女，不能女故，不聽出家受具戒。若已出家受具戒者，當作滅擯。何以故？二根人不能女，於我法中，不生善比尼法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與式叉摩尼受具戒，問言：「汝是女人耶？」答言：「我小便時大便出、大便時小便出。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二道合不能女，不應與出家受具戒。若已出家受具戒者，應作滅擯。何以故？二道合人不能女，於我法中，不生善法比尼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與式叉摩尼受具戒，問言：「汝有月忌不？」答言：「常有。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常有月忌不能女，不應與出家受具戒。若已出家受具戒者，應作滅擯。何以故？常月忌不能女，於我法中，不生善法比尼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與式叉摩尼受具戒，問言：「汝有月忌止耶？」答言：「我常無月忌。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常無月忌不能女，不聽出家受具戒。若已出家受具戒者，應作滅擯。何以故。常無月忌不能女，於我法中，不生善法比尼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與式叉摩尼受具戒，問言：「汝是女人耶？」答言：「我少有女相。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少有女相不能女，不聽出家受具戒。若已出家受具戒者，應作滅擯。何以故。少有女相不能女，於我法中，不生善法比尼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偷蘭難陀比丘尼，月忌未止而巷中行，血墮污地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不吉弊女。若有此月忌病，何以出巷中行？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尼，月忌未止出外行者，突吉羅。」有諸比丘尼貧窮，月忌未止，從他乞飯羹菜薪草燈燭，受諸苦惱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衣裹出外行乞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長老大迦葉，中前著衣持鉢，從耆闍崛山向王舍城乞食。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早起城門中立，看出入男子誰好、誰醜？是大迦葉入，即唾言：「不吉！我早起見本外道。」大迦葉言：「惡女！我不責汝，我責阿難。」諸比丘尼以是事白佛，佛

言：「諸比丘尼，不應唾比丘。若唾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在比丘前懺悔，發露麁罪。諸比丘尼羞愧，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尼麁罪，不應比丘前發露，應向比丘尼前發露。」諸比丘尼發露時，不知是何罪？攝在何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問比丘。作是言：『大德！作是事犯何罪？是罪何名？』比丘應答：『作是事者，得如是罪，攝在某處，是罪名某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尼，月忌未止，至祇洹聽法，坐比丘敷具上，有血污之。陀驃力士子知眾僧敷具，餘日浣時嫌言：「諸比丘尼有如是病，何故坐僧敷具上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若比丘尼，月忌未止，不得坐僧敷具上。坐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立沽酒店，索價時受諸苦惱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汝出家人何以立酒店？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尼，不應立酒店。若作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畜婢為眷屬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畜婢為眷屬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畜婢為眷屬。若畜為眷屬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度婬女為弟子。晨朝時到，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，先共作不淨行諸居士，語諸居士：「我先共此比丘尼作不淨。」彼比丘尼愁惱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度婬女。若度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迦留陀夷，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偷蘭難陀比丘尼隨後來至，以手摩觸迦留陀夷，迦留陀夷即以手脚蹴打臥地，語言：「弊女！汝唾摩訶迦葉，謂我亦爾耶？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尼，不得摩觸比丘身。摩觸者犯罪。」

佛在俱舍彌國。爾時迦留羅提舍比丘命過，是人有姊妹比丘尼七人：偷蘭難陀、周那難陀、提舍、優婆提舍、域多提舍、和梨提舍、勒叉多，有大力勢，祭祀被燒死屍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汝等出家入道，何以與死人飲食？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諸比丘尼，不得祭祀死人。若祭祀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失男根成女根，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即以先出家受具戒歲數，遣入比丘尼眾中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，失女根得男根。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即以先出家受具戒歲數，遣入比丘眾中。」